

奥瑟罗

Othello

主编/阮珅

当我读到莎士比亚的第一页时，我的一生就都属于他了；当我首次读完他的一部作品，我觉得我好像原来是一个先天的盲人，这时一瞬间有一只神奇的手赋予了我双目的视力，我很清楚地体会到我的生活被无限地扩大了，莎士比亚对人性和已经从一切方向上，在一切深度和高度上，都已经发挥得淋漓尽致。对于后起的作家来说，基本上再无可做的事了。只要认真欣赏莎士比亚所描述的这些，意识到这些不可测、不可及的美善的存在，谁还有胆量提笔写作呢？

——歌德——

莎士比亚经典名著译注丛书

英汉对照、英汉详注



湖北教育出版社

(鄂)新登字 02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奥瑟罗:英汉对照/(英)莎士比亚著:朱生豪译. —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1999

(莎士比亚经典名著译注丛书/阮珙主编)

ISBN 7-5351-2323-6

I. 奥… II. ①莎… ②朱… III. 悲剧-剧本-英国-中
世纪-英、汉 IV. I561.3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1999)第 29091 号

出 版 :湖北教育出版社
发 行

武汉市解放大道新育村 33 号
邮编:430022 电话:85443735

经 销:新 华 书 店

印 刷:黄冈日报印刷厂

(438000·黄冈市八一路 7 号)

开 本:850mm×1168mm 1/32

6 插页 8.25 印张

版 次:1999 年 11 月第 1 版

1999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字 数:222 千字

印数:1—7 000

ISBN 7-5351-2323-6/H·80

定价:14.50 元

如印刷、装订影响阅读,承印厂为你调换

天下书汗牛充栋。一个人穷毕生的精力发愤为学,最多不过学富五车。因此要善于择书而读。要读好书,攻名著。英国文艺复兴时期的大戏剧家、诗人威廉·莎士比亚(William Shakespeare 1564—1616)的作品就是经典名著,值得精读。马克思在青少年时代就喜欢阅读莎剧,能背诵许多台词,学以致用。

莎士比亚出生于英国中部沃里克郡艾汶河畔斯特拉特福镇一个富裕市民家庭。大约七岁起在当地的文法学校念书。十几岁时因家庭破产而辍学,帮助父亲做生意。工作余暇,读了不少文学精品。他经常观看巡回剧团的演出,养成了对戏剧的爱好。据说他曾在乡间任教,当过家庭教师、屠宰店学徒、海员,也当过兵,还在律师事务所供过职,接触了各阶层的人,熟悉社会生活。大约在二十三岁时(1587年),他离开家乡去伦敦谋生。到伦敦后,据考证,他先在剧院门口为看戏的绅士看管马匹,接着在剧院里打杂,为演员提词,还演过配角。后来编写剧本,成了名剧作家。

莎士比亚在创作期间用素体诗(blank verse)写了三十七部诗剧(他和弗莱彻合作编写的《两个高贵的亲戚》除外),还写了两首长诗和一百五十四首十四行诗,在剧坛和诗坛统领风骚。他塑造了从帝王将相到下层人民群众各式各样的人物形象,描绘了文艺复兴时期新兴资产阶级逐步取代封建贵族

的统治地位的历史进程和五光十色的社会背景，反映了人类经受的前所未有的伟大变革的实质，表现了他的人道主义精神与和谐理想。他的同事、好友、诗人、剧作家班·琼森称他为“时代的灵魂”。恩格斯特别赞赏他的“剧作的情节生动性与丰富性”，并要人们更多地注意他“在戏剧发展史上的意义”。

莎士比亚既属于英国，也属于全世界，既属于文艺复兴时期，也属于千秋万代。他的创作及其思想与时间共存，无远弗届。从他逝世后三百八十多年来，世界各国的学者和研究人员争当弘扬莎学的“使人”，翻译、诠释其作品，探究、阐明其作品中所蕴含的义理，分析、评述其作品对世道人心所产生的作用和影响。由于有了使人，异代异域的莎士比亚和现代人越来越亲近了。

江山代有使人出。从本世纪初到今天将近一百年间，中国境内出了五代莎学使人，他们在莎士比亚和广大的中国读者之间起着沟通作用。

第一代使人是莎剧故事的编译者。1903年上海达文社开风气之先，用文言文翻译出版了英国散文家查尔斯·兰姆和他的姊姊玛丽·兰姆合写的《莎士比亚故事集》中的十则故事，书名标作《海外奇谭》。第二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林纾和魏易用文言文合译的上述著作的全译本（共二十则故事），书名为《英国诗人吟边燕语》。这部译作以其“雅驯流畅”的文风豁人心目，流传很广，对当时的文人学子包括童年时代的郭沫若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二十年后，在北京大学任教的朗巴特（Frank Alanson Lombard）教授注释了《莎士乐府原本威城商人》（1923），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该书用英语解析词义和场景特色，评说时代背景和人物形象，便于英文水平较高的大学生通过原文注释读懂原著。可以认为，朗巴特教授是我国境内第二代莎学使人。

从二、三十年代至八、九十年代，我国有众多的学者翻译了莎

士比亚作品(包括剧本、十四行诗)和莎剧故事,还发表了不少精辟的莎学评著。第三代使人可谓“极丰世纪之盛”。田汉在1921年从日文转译了悲剧《哈孟雷特》,这是首次用白话文移译的完整的莎剧(不同于文明戏时期据《吟边燕语》改编的幕表剧)。此后相继出版了其他莎剧中译本(散文译本)。最有影响的是朱生豪译的31部莎剧和梁实秋译的莎剧全集。前者的文笔优美流畅,素为国内莎学界和翻译界所推崇;后者的译文忠实严谨,并附有详尽的注释。还有孙大雨、卞之琳和方平等人的诗体译本,有美皆备。

第四代使人当推《莎士比亚注释丛书》的编者。商务印书馆从1984年起出版了袁克安主编的注释丛书,已出18种。书中主要用英文释义,辅以中文解说,扼要钩玄,尽发莎剧义蕴。

九十年代初,莎氏辞典的编纂蔚然成风。第五代使人以崭新的面貌“异军突起”。从1990年起出版了五部各具特色的《莎士比亚辞典》。

以上作了大致的回顾,回顾是为了前瞻。湖北教育出版社审时度势,多方论证,认定编辑一套集莎剧原文、译文、注释于一体的新丛书的重任,落在第六代使人的肩上。为满足广大读者的需求,决定出版《莎士比亚经典名著译注丛书》,先推出十种(悲喜剧各五种):《罗密欧与朱丽叶》、《哈姆雷特》、《奥瑟罗》、《李尔王》、《麦克白》、《仲夏夜之梦》、《威尼斯商人》、《无事生非》、《皆大欢喜》、《第十二夜》。本丛书借重莎士比亚原著和朱生豪译文,博采中外各注家之长,将不辱使命,在中华莎学的发展中,发挥积极的促进作用,既有助于莎氏作品的普及,又有助于读者鉴赏水平的提高,并借鉴莎剧,繁荣我国的戏剧创作,做到古为今用,外为中用,使这套丛书真正成为雅俗共赏、开卷有益的读物。大学英语专业学生、研究生、莎剧爱好者、文艺工作者、文学翻译工作者、大中学英语教师和研究人員可从不同的角度出发,基于不同的要求,从丛书中得到他们

期望得到的“食粮”。接近大学水平的高中毕业生和同等程度的英语自学者,将原文和译文对照阅读,并依靠注释,析疑辨义,含英咀华,定能升堂入室,深入理解和赏析莎士比亚原著辞旨的精髓,并怡情于原著所体现的真善美的理想境界,豁然开朗。

在编书过程中,我们参阅了1946年西风版、1957年牛津版、1973年新哈丁·克雷格版、1974年河畔版和1984年新企鹅版等莎剧原本本,对各种异文和某些文句的不同的排列顺序作了校正和界定。以《罗密欧与朱丽叶》为例:牛津版第一幕第四场原68—70行谈春梦婆的车子(chariot),现依河畔版改排在60、61行谈车辐(waggon-spokes)和车篷(cover)之前,这样从整体谈到局部,顺理成章;又如,牛津版第二幕前面有一段Prologue,与第一幕前的开场诗(即总引)平起平坐,似不合章法,亦照河畔版把这一段话移到第二幕后面,删去Prologue的字样,只以“副末上念”(Enter Chorus)标目。在校勘异文中,我们看到,牛津版的遣词远远胜过河畔版。如I.i.26行“I will be cruel with the maids.”(我要对他们的女人不留情面),同一场217行“...in strong proof of chastity well arm'd./From love's weak childish bow she lives unharm'd.”(不让爱情稚弱的弓矢损害她的坚不可破的贞操。)以及I.ii.29行“Among fresh female buds”(在蓓蕾一样娇艳的女郎丛里)中的cruel,unharm'd和female,不能用河畔版的civil,uncharm'd和fennel来分别加以替代。上下文是最好的评判者。

对诗新老版本的异文,我们的取舍一概以上下文的意义为依据,不轻信“凡是新的都是好的”,不当“凡是派”或空头“维新派”。例如在《哈姆雷特》第一幕第一场中,霍拉旭谈到老哈姆雷特生前和敌人谈判的情景,一些新版本上都是这样写的:“He smote the sledded Polacks on the ice.”(他把那些乘雪橇的波兰人击倒在冰

上)。这里的“the sledded Polacks”在第一、第二版四开本和对开本里都作“sleaded pollax”(= his leaded poleaxe), 整句意思是“他用沉重的长柄斧敲击冰块。”据上文, 上文说的是在谈判当中; 据常情, 在谈判当中不会也不应发动突然袭击。“两国相争, 不斩来使”, 何况是两国的国王进行面对面的谈判? 而且莎士比亚是把老哈姆雷特作为一位理想的国王来描绘的, 不会让他搞小动作。但在冰上谈判时盛怒之下用斧头敲击冰块则是完全可赦的, 以这种动作表现激动情绪是合乎情理的。

本丛书使用朱生豪译文(据《莎士比亚戏剧集》, 1954年作家出版社版), 对个别错字作了必要的校勘; 对原译者遗漏未译或有意删节的文句, 作了补译。凡校勘和补译的文句, 均加标虚线以示区别。原译文中极个别的人物名作了改动。如 Hamlet 和 Macbeth, 选用已为大多数人所接受的哈姆雷特和麦克白; 地名则以世界地图册上的译名为准, 如 Verona—维罗纳, Tripolis—的黎波里, Crete—克里特, Genoa—热那亚等; 神话中个别人物名则沿用《希腊罗马神话和〈圣经〉小辞典》中的译名, 如 Jason—伊阿宋。

注释主要用中文。举凡社会习俗、历史文化、宗教传统、神话典故、版本异文、双关隐语、词的深层含义等, 都作了简明扼要的阐释。为了兼顾普及和提高, 在以中文释义为主的原则下, 有时用英中双解; 有时用英文反复解释。“一唱三叹”, 以加深理解, 帮助读者提高英文水平。

有些词语, 英美注家往往在释义后打一个问号(?)表示存疑。本丛书编者不揣愚陋, 提出了自己的浅见。如对《罗密欧与朱丽叶》I . V. 98. 行中的 the gentle sin 加了这样一个注: 温存的罪过。罗密欧觉得他的粗手握着朱丽叶的纤纤玉手是“粗野的触摸”(rough touch), 是一种罪过, 但这种罪过是由温存的爱促成的, 所以说是“温存的罪过”。他将以“轻柔的吻”(a tender kiss)来

抚慰“粗野的触摸”。河畔版加注,把 the gentle sin 解作“gentlemen 向女人求爱时必犯的错过”,恐怕是出于附会吧。

《麦克白》门房一场(II .iii.4-5)有一句话:“Here's a farmer that hanged himself on the expectation of plenty.”也颇值得推敲。朱生豪的译文是:“一定是什么乡下人,因为久盼丰收而自缢身死。”人民文学出版社校订本改为:“一定是个囤积粮食的富农,眼看碰上了丰收的年头,就此上了吊。”英美一些版本都加了这样的注解:有农夫囤积粮食,等待高价出售,而1606年粮食丰收,谷价暴跌,故农夫自杀身亡。显然,校订本是根据上述注解改译的。这里硬把门房的一句不牵涉任何典故的话同1606年丰收的史实联在一起,可觥失于牵强。“笑家穿凿苦求奇”,莎学中的某些考证和我国红学中的“索隐”,不无类似之处。因此本丛书编者在“盼丰收”的注释中先引用英美版本的释文,接着作了如下补充:“但也有人持不同的看法,执著于从字面上诠释:‘农夫在企盼丰收中上了吊’,即未能捱过荒年,做了吊死鬼兼饿死鬼。”

本丛书编者在校注中参考了西风版、新哈丁·克雷格版、河畔版、新企鹅版和梁实秋译《莎士比亚全集》等书的注释,裴克安主编《莎士比亚注释丛书》及吕荧译《仲夏夜之梦》所附的注解;还参考了梁实秋译文、人民文学出版社校订本、曹未风、曹禺、卞之琳、方平的莎剧译本及其他学者在各种报刊上发表的关于莎剧翻译的论文,在此一并致谢!

由于时间紧迫,资料有限,本丛书在考证、校勘、注疏各方面都存在不足或不妥之处,希望读者多提宝贵意见,以便再版时改进。

阮 坤

《奥瑟罗》导读

在莎士比亚所有的剧作中，首屈一指的爱情悲剧当属《奥瑟罗》。

就爱情而言，在莎翁以爱情为主题的三部悲剧中，《奥瑟罗》具有最浓的悲剧色彩，唱出的是最凄厉的爱情的挽歌。

《罗密欧与朱丽叶》是黎明之爱。两位风华正茂的少男少女一见钟情，由于家族世仇的阻挠而双双殉情。虽然悲剧的结局令人同情，但剧中充满春青与爱情交融的明朗与欢欣，诗情画意，海誓山盟，浓郁的喜剧色彩与过多的悲剧的偶然性削弱了悲剧的深刻性。《安东尼与克莉奥佩特拉》是黄昏之恋。头发灰白的罗马执政官迷恋上风韵犹存的埃及女王，两人如胶似漆，难舍难分。在几经波折之后，两人也以爱与死这两个永恒的主题谱出了一曲英雄美人的绝唱。但由于他们的爱情笼罩着战争、权利之争的阴影，由于他们过分复杂的经历与心态，因而他们的爱情少了几分纯真，悲剧也少了几分感染力。

《奥瑟罗》中的男女主角奥瑟罗与苔丝德梦娜的爱情是饱经风霜的黑人将领与清纯美丽的白人小姐的爱情，是日上中天的辉煌炽热与朝霞的明丽清新的融合。然而，开始的温馨迅速化作滴血的夕阳：纯洁真诚的苔丝德梦娜，无法像朱丽叶和克莉奥佩特拉那样自愿地、无怨无悔地选择死亡，却不明不白地惨死在自己深爱的丈夫手中，就像她死前唱的那首杨柳歌，凄凉哀婉，令人永远扼腕叹息。

就悲剧而言，在代表莎士比亚最高成就的四大悲剧中，《奥瑟罗》最自然真实，具有最强烈的现实主义色彩。《李尔王》以其丰富激荡的感情浪潮而著称，但与现实生活的距离过于遥远；《麦克白》以其大胆的梦想和进展迅速的情节而引人注目，但全剧由超自然角色所渲染的阴森忧郁的气氛并不能在观众心中引起同等程度的同情；《哈姆雷特》在揭示人的内心世界的矛盾冲突方面的深刻细腻无与伦比，但主人公那殚思竭虑、踌躇不决的举止赋予全剧如此强烈的内省色彩，以至有时会使观众费解，对其情节、逻辑的合理

性产生疑问。相比之下,《奥瑟罗》展示在人们眼前的却是一个更切近尘世,更介入生活、更感人肺腑的悲剧场景。它对于人们现实生活的启示作用几乎超过莎士比亚所有其他的剧作,因而能极大地激发观众的同情心。

奥瑟罗与苔丝德梦娜的爱情很不寻常。在封建等级森严的威尼斯,一位白人贵族小姐居然嫁给出身不明的一介黑人武夫。一个年轻貌美,一个年老黝黑。各方面巨大的反差使这桩婚姻显得很不相称,必然会引起轩然大波。苔丝德梦娜父亲的暴怒,伊雅各的嫉恨,一起向他们袭来。他们化解了前者的明枪,却没能躲过后者的暗箭。有的评论者说:他们的结合从一开始就是不相称的,在和谐中有着不和谐,在美满中潜伏着危机。实际上,这种不和谐正是他们勇敢冲破封建传统的“和谐”而发出的呐喊,是真正的爱情的宣言书。它不是浅薄的一见倾心,不是单纯的两性相吸,不是郎才女貌、门当户对,他们的结合是心灵的共鸣。奥瑟罗坦然地向人们说:

“她为了我所经历的种种患难而爱我,我为了她对我所抱的同情而爱她。”

苔丝德梦娜也这样表明心迹:

“我的心灵完全为他的高贵的德性所征服;在他天授的精神里,我看见他的奇伟的仪表;我已经把我的灵魂和命运一起呈献给他了。”

这种心灵的结合,这种从相识到相知到相恋,因感情逐步融合而产生的爱情,远远超越于莎士比亚早期喜剧里的那充满诗情画意的少男少女的恋情之上。爱情应该建立在共同的思想基础之上,这种结合才更坚实,更牢固。莎士比亚对奥瑟罗和苔丝德梦娜结合的充分肯定表明了莎士比亚的爱情观的升华和爱情主题的突破。

苔丝德梦娜的确是纯洁美好的化身。她美丽善良,像一朵娇柔的百合花,在温室中长大开放,没有经受过风吹雨打,不知道人

世间的欺诈与丑恶。她的内心世界里只有爱情、友谊、对人的体贴关怀。当奥瑟罗出现在她家中时，她感兴趣的只是他的故事。但是，奥瑟罗所讲述的自己的奇特的经历渐渐越来越强烈地吸引了她，震撼着她的心灵。他所经历过的灾难与痛苦，使她从那颗敏感的心的深处发出深深的叹息。一旦这种共鸣升华成爱情，苔丝德梦娜也一下完成了从不谙世事的少女到成熟勇敢的女人的飞跃。她大胆地向奥瑟罗发出明显的爱的信号：要是奥瑟罗的一个朋友爱上了她，只要奥瑟罗教他怎样讲述奥瑟罗的故事，就可得到她的爱情。为了爱情，她敢于违背父亲的意志与奥瑟罗秘密结婚；为了爱情，她敢于走进元老院，坦然而坚定地为他们结合辩护。

莎士比亚笔下的奥瑟罗与苔丝德梦娜是令人信服的有血有肉的人物形象。他们的爱情超越种族，超越年龄，具有深刻的进步意义与现实意义，至今仍令人钦佩。

至于所谓“潜伏着危机”，那并不在于他们的爱情本身，而在于人物性格内在的弱点与人物所处的外部环境中的邪恶。

《奥瑟罗》的悲剧的根源是什么？奥瑟罗那粗壮的大手怎么会伸向苔丝德梦娜那细嫩的颈项？

在剧的结尾奥瑟罗宣读了自己的墓志铭：

“我是一个在恋爱上不智而过于深情的人；一个不容易发生嫉妒的人，可是一旦被人煽动以后，就会感到极度烦恼；……”

奥瑟罗的一生惊心动魄，充满传奇色彩。他耿直坦荡，豪放刚毅，为国家浴血奋战，出生入死。然而，在刀光剑影的战场上的胜利者，对于世事的复杂、人心的险恶却像苔丝德梦娜一样天真，像小学生一样幼稚。他对伊雅各的盲目信任为后者的阴谋诡计铺平了道路。伊雅各得意地独白：

“那摩尔人是一个坦白爽直的人，他看见人家在表面上装出一副忠厚诚实的样子，就以为一定是个好人；我可以把他像一头驴子一般牵着鼻子跑。……”

伊雅各的预言变成了可悲的现实。他利用奥瑟罗的弱点,一步步将奥瑟罗引入他精心设计的陷阱。在狂怒中,奥瑟罗失去了理智,失去了人性,其高潮便是十足的疯狂。

几百年来,评论家一直在争论:奥瑟罗是否嫉妒?嫉妒是不是奥瑟罗的悲剧的根源?

多数评论家对这两个问题持肯定态度。18世纪德国戏剧家莱辛将《奥瑟罗》看作是嫉妒的“完美的教本”,“从中能够学到一切关于嫉妒,激起嫉妒,和如何避免嫉妒的东西”。黑格尔说:“主体的全部情致集中在一种单纯形式的(抽象的)情欲上,是奥瑟罗的妒忌。”苏联莎学专家阿尼克斯特指出:“奥瑟罗的悲剧是妒忌的悲剧,也是信任受到欺骗的悲剧。”

另一种观点认为奥瑟罗的弱点是轻信。普希金强调:“奥瑟罗生性并不嫉妒,恰恰相反,他对人是轻信的。”柯勒律治也说:“奥瑟罗杀死苔丝德梦娜不是因为嫉妒,而是由于伊雅各那种超人的诡诈本领硬加在他身上的坚信,任何人要是像奥瑟罗那样信任伊雅各的忠诚,都会像他一样确信无疑。”

应该说,这两种观点都有一定的道理。嫉妒和轻信,在奥瑟罗身上是并存的,否则他在剧中的种种言行表现均无法作出合乎逻辑的解释。嫉妒和轻信之间并没有绝然对抗的相反性质,既不能用嫉妒来否定轻信,更不能用轻信来否定嫉妒。在奥瑟罗心中,这两者倒似乎是统一在一起,成为一种互为因果关系的恶性循环:轻信引起了嫉妒,嫉妒又加深了轻信,轻信再强化嫉妒,……直到发展到可怕的极限。

至于说奥瑟罗生性就好嫉妒,则不大令人信服。因为无论从剧本本身或从人物性格来看,都无法找到能证实这一论点的论据。奥瑟罗的嫉妒开始显露是在伊雅各的阴谋开始实施之后,而在此之前,奥瑟罗还是一个幸福的丈夫、开朗的男子汉。也许在他心中的确潜藏着嫉妒的种子,正如在几乎所有的人的心中一样,因为嫉妒是人类普遍的弱点,但没有理由说他天生就特别好嫉妒。奥瑟罗也是血肉之躯的凡人,如果面对“不忠的”爱妻没有一点嫉妒倒是件令人费解的事。莎士比亚细腻微妙、淋漓尽致地将奥瑟罗的嫉妒心理的产生与发展展示在观众面前,正是把他作为一个有典型性的代表人物来警示世人。《奥瑟罗》强烈的震撼力和现实意义也在于

此。

奥瑟罗杀死苔丝德梦娜的动机是什么”这是个似乎十分简单却又十分复杂的问题。一种最简单的回答当然是：嫉妒。是嫉妒与嫉妒引起的愤恨与复仇之心。但另一种论点认为：把奥瑟罗仅仅看作是一个心胸狭隘、爱嫉妒的丈夫是对其形象的贬低。作为一个在多年成功的军旅生涯中久经考验的将领，奥瑟罗具有一种嫉恶如仇、冷酷无情的正义感。他杀死苔丝德梦娜是出于维护理想，伸张正义、惩罚邪恶的高尚动机，正如一位将军处决一名叛逆的部下。这铁面无情的军人杀死这“有罪的”女人，因为他把她看作是生活准则的破坏者，是祸害之源，亵渎了人们之间的信任，而更危险的是她那无与伦比的美貌，于是他宣判了她的死刑——

“可是她不能不死，否则她将要陷害更多的男子。”

当真相大白，苔丝德梦娜的清白无辜得到证实时，他悔恨万分，悲痛欲绝，以同样正义的态度，又宣判并执行了自己的死刑——自尽身亡。

以上的两种观点，一贬一褒，展示了同一个表象的两种内涵：嫉妒的复仇和正义的惩罚，狭隘与崇高。这两种相距甚远、甚至对立的品质是否能并存于奥瑟罗的身上？

如果说苔丝德梦娜是神，纯洁完美，伊雅各是鬼，阴险邪恶，奥瑟罗则的确是个真正的人，具有人的美德，也具有人的弱点。复杂的人性中许多对立的东西几乎会出现在每一个人的身上。奥瑟罗也不例外。正如在他手持烛光走进卧室，准备杀死妻子前所作的那番著名的独白中所表现出的那样，爱与恨交织融合得密不可分，混然一体，似乎爱也是恨，恨也是爱。同样，嫉妒心与正义感、狭隘与崇高交织在奥瑟罗的胸中，难以划出泾渭分明的界线。只是在不同的时刻，两种心态，孰重孰轻，会有所不同。

然而，还有不容忽视的第三种心理因素——奥瑟罗强烈的荣誉观。他对自己的名誉考虑得太多，似乎超过任何其他的一切，甚至超过他对苔丝德梦娜的爱情。

“要是你们愿意，不妨说我是一个正直的凶手，因为我所

干的事,都是出手荣誉的观念,不是出于猜嫌的私恨。”

有些评论家引用上一段话来说明奥瑟罗的高尚之处;然而,这段话也同样揭示了他的可悲之处。苔丝德梦娜不仅“背叛”了他的爱情,更“玷污”了他的名誉和荣誉,他必须为此向她复仇,维护自己引以自豪的声誉。这种动机显然不能都冠以“为世界除害”的光环。在他竭力高举的“正义”的火炬下,仍然拖着一条浓重的狭隘的阴影。他的最后陈词是另一个更明显的例证。在这番话中他没有多谈他的爱情的悲惨结局,却十分急于提醒别人他“对于国家曾经立过相当的功劳”,并要求他们——

“请你们在公文上老老实实照我本来的样子叙述,不要徇情回护,也不要恶意构陷……”

此时此刻,他对自己荣誉的关心已压倒了他的悔恨和悲伤。他甚至试图以对他往日英雄业绩的回忆来衬托他自己的最后一次英勇行动——自杀。

他仍在可悲地追寻着往事的影子,留恋着昔日的辉煌,直到生命的终点。实际上,他试图抓住的影子只是他过去的自我的影子,而此时他给人们的印象已与早些时候大不相同。正如 T·S·艾略特所指出:

“我总觉得我还从未看到过任何一篇文章能像奥瑟罗的最后一番慷慨陈词那样将人类的弱点——普天之下的人类共有的弱点暴露得那样令人可怕……在我看来,奥瑟罗在发表这番讲话中所作的努力只是想使自己振作起来。他在竭力逃避现实。他已经不再去想苔丝德梦娜,而是在想他自己。安于卑微的地位是所有美德中最难以获得的,将自己往好处想的欲望比任何东西都更难以泯灭……”

在艺术性方面,《奥瑟罗》在四大悲剧中也独树一帜。除了人物形象塑造的生动性与个性色彩的鲜明性外,最引人注目的特色之一是戏剧结构的紧凑连贯、情节线的清晰单纯。人物的行动沿

着一条逻辑轨道进行,戏剧冲突围绕着一个中心展开:奥瑟罗怎样一步步被引向伊雅各安排的陷阱,落入悲剧的深渊。实际上,从奥瑟罗等登陆塞浦路斯起,整个故事的展开都仅仅在一天半的时间里:奥瑟罗与苔丝德梦娜新婚小别后相会在塞浦路斯,美满婚姻达到幸福的高潮;全城军民同庆,良辰美景却受到凯西奥醉酒打斗的干扰;第二天,伊雅各的阴谋使一切罩上不祥的乌云,直至当晚悲剧发生。其进展之迅速,节奏之急迫,与前一部悲剧《哈姆雷特》中有意的延宕恰成鲜明对照。

这里产生了“双重时间”的问题,引起评论家们的关注。按照在这一天半之中所发生的情况来看,苔丝德梦娜根本没有“偷情”的时间,更不用说像伊雅各诡称的那样有“多次”。但观众却意识不到这似乎十分明显的不合理,因为莎士比亚十分成功而不露痕迹地从“短线时间”转为“长线时间”。尽管我们知道苔丝德梦娜是清白的,但我们能接受这一假设,即她的不忠实是可能发生的。其中的奥妙在于伊丽莎白时代的戏剧在时间处理方面的传统习俗:时间跨度大,事件多,不像古典戏剧,更像长篇小说。尽管莎士比亚为了他的目的可以提醒我们仅仅只过去短暂的时间,但由于缺乏这样的时间参照物,我们将会认为剧中所表现的只是从相当长的时间跨度中选出的几个重要的“时间点”。这样,莎士比亚从“双重时间”中得到双重的效益。本来,莎士比亚完全可以避免这种时间的双重性,使其更一致、更合理,但他所需要的不仅仅是合理性,还要速度和节奏,以形成突然而惊人的对比效果:纯洁无瑕的天使突然被看作“无耻的荡妇”,忠厚温和的丈夫突然变成恶魔般的凶手,最亲密的爱情变成最疯狂的仇恨,温馨的婚床变成血淋淋的坟墓……。这些彻底而出人意料的变化极大地丰富与深化了《奥瑟罗》的悲剧性。

目 次

总序	[1]
《奥瑟罗》导读	[7]
OTHELLO 正文(英汉对照)、注释	[1]
附录:《奥瑟罗》主要中文资料索引	[238]

A rectangular decorative border composed of a repeating pattern of small, stylized leaves and flowers, framing the title text.

OTHELLO